http://poemcongress.24cc.com

聯絡人：白燁0963190950 cuteabigail@hotmail.com
魚果0918318219 msn:sunhugo@ms26.url.com.tw

NCKU 哎呀

國立成功大學詩議會

好吧，
就一直在下雨 我排列一些虛弱的字碼
也大約等同落葉掉落在夜晚
他們大約等於石頭發出一些亮光
那們我們便成了風 由冷雨過度到噴嚏的速度

成大詩議會 每週一晚間七點半例行詩聚
我們塾腳望去
尋你

■成大詩議會 下學期行事預告

聚會地點:勝利路85號
百達文教中心1F閱覽室

02/23	期初社聚	
03/01	解昆樺	回到自己的花園 台灣戰後女性詩人群像
03/08	陳思嫻	我和我的潘形影不離 淺談平埔族詩創作與經歷
03/15	曾琮琇	談陌生地
03/22	鄭聿	幾則創作手記—舉里爾克等人為例
03/29	魚果	C貨的咬耳朵
04/19	不落皇旗	由抒情浪漫走向超現實之路－ 我詩中的超現實筆法與現實關懷
04/26	陳柏伶	夏宇的驚嚇
05/03	王浩翔	請眾同禱—創作交流之夜
05/10	吳東晟	古典的啟示
05/17	劉亮延	直觀與組成
05/31	朗誦會	
06/07	期末大會	

06 http://poemcongress.24cc.com
bbs://140.116.250.3 poemcongress

http://poemcongress.24cc.com

本名：解昆樺

個人經歷：中正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就讀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終身學習雜誌記者
紫荊週報記者
田寮別業「長安的雅典，紐約的台北」個人版版主心詩小站駐站詩人
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詩類三獎
曾獲吳濁流文藝獎新詩類佳作
曾獲新竹市竹塹文學獎新詩類佳作
曾獲苗栗縣第四屆夢花文學獎優等獎
曾獲全國大專聯吟七絕組第21名
曾獲中正大學第二屆墨堤文學獎散文首獎
曾獲中正大學第三屆墨堤文學獎新詩組首獎
曾獲中正大學第四屆墨堤文學獎新詩組三獎

詩歌作品散見創世紀、中外文學、台灣詩學季刊、笠、掌門、乾坤等詩刊。影評、書評、文學評論散見立法院國會圖書館、心靈小站、各大BBS等網站

新聞台
http://mypaper1.ttimes.com.tw/user/letmedie/index.html

為了做研究時常會接觸到許多詩人的詩觀，看了這麼多詩觀有洋洋灑灑者，有宛如啞謎式的單句詩者，我想最有趣的莫過是楊佳嫻寫的「詩觀不管怎麼寫，都有種被拍賣的感覺。」或許有一天把這些詩觀都蒐集起來就能湊成一本很精彩的詩話吧。

我個人的詩觀其實相當地簡單，我個人為詩都是一種「學習」、一種「生活」，相當地單純。我透過寫詩來過生活，就像透過三餐來過生活一般，「詩」變成為我一種工具，透過它我記錄我的生活，並且處理許多我關注的議題。是以我的詩寫環保、寫原住民、寫時事，當然最後也寫我自己生活裡的二三事。我也藉著「學習」處理我生活中未知的部分，再把所得寫到詩中，例如，我的〈台灣　平埔　一九九九〉，便是補足我對原住民現狀上的未知而寫成的史詩；當然，我也學習其他前輩詩人洛夫、余光中、鄭愁予、吳晟、陳黎，在我為詩的不同階段中都帶給我不同的影響。

也許是個人生命裡從兒時的鄉居、少年時的台北居，最後在二十好幾的年歲又回到了這片嘉南平原，讓我創作的題材在鄉土與都市間呈現大致平衡的比例，這是一個部分。另外一部份，由於我個人所學在於中國文學，在我的創作中取得了一些在古典文字、語感運用上的便利性，但是相對地也帶給我一些文字運用上侷限。在我觀察的網路詩人中，例如：鯨向海、郎中莫扎邦、鐵匠等人，

由於在所學的領域不像我一樣在中國文學領域，很自然地就沒有我這方面的問題，因此我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在題材、文字、閱讀中彌補我的知識。也許是在這些問題的關注上，帶給我相當的思考空間，因此我目前研究的領域便在「現代（新）詩中的傳統」上，並先處理創世紀詩社、詩人（洛夫、張默、葉維廉、王潤華、候吉諒、楊平）在這方面成績，希望以詩社觀點在處理其他代表性詩社（笠、現代詩、藍星），這是我目前最重要的計畫。

導　言

進入臺灣現代詩史的列車，早在50年代末，女詩人便已溫馴地放好行李，準備出發。一直到60年代後，女詩人們才彷彿魔術師般，真正打開她行李內那座萬紫千紅的花園。讓我們一同走進這秘密花園，分享這女性「私房」的感情與理想。

大　綱

一、 概說：女詩人=女性+詩人
（一） 女性/男性的差異
（二） 女性的種種身份
二、 女詩人和他們與她們的歷史
（一）50-60年代
（二）70-80年代
三、 花園裡萬紫千紅的主題
（一） 情花：她們的愛情
（二） 玫瑰的刺：她們的傷痕
（三） 康乃馨：她們的理想
四、 小結

附詩：

1-1陳秀喜（1921）
〈樹的哀樂〉
土地被陽光漂白
成為一面鏡子
樹樂於看　八頭身的自己
樹也悲哀過　逐漸矮小的自己
樹的心情　一熱一冷
任光與影擺佈

陽光被雲翳
樹影跟鏡子消失
樹孤獨時才察覺
紮根在泥土才是真的存在

認識了自己
樹的心才安下來
再也不管那些
光與影的把戲
紮根在泥土的才是自己

1-1蓉子（1928）
〈我的妝鏡是一隻弓背的貓〉
我的妝鏡是一隻弓背的貓
不住地變換它底眼瞳
致令我的形象變異如水流

一隻弓背的貓　一隻無語的貓
一隻寂寞的貓　我底妝鏡
睜圓驚異的眼是一鏡不醒的夢
波動在其間的是
時間？　是光輝？　是憂愁？

我的妝鏡是一隻命運的貓
如限制的臉容　鎖我的豐美於
它底單調　我的靜淑
於它底粗糙　步態遂倦慵了
慵困如長夏！

捨棄它有韻律的步履　在此困居
我的妝鏡是一隻蹲居的貓
我的貓是一迷離的夢　無光　無影
也從未正確的反映我形象。

2-2零雨（1950）
〈特技家族〉之8
十幾隻手確實是十幾隻手伸進來
拉我刺我捶我戮我捏我

我退到黑暗的角落再退到黑暗
的角落黑暗的角落黑暗
角落檢查我的肉體。肉體它
沒有傷口只是沒有理由地生出
翅膀生出翅膀

一躍而出我在掌聲中一躍而出把
昨日的我留在那裡我只是把
昨日的我留在

那裏

2-2王麗華（1954）
〈這是自由的國度〉
這是自由的國度
你有自由上不上我的學校
我有自由只要你留三寸的髮腳

這是自由的國度
你有自由迫求你想知道的知識
我有自由禁掉我不要你看的書和雜誌

這是自由的國度
你有自由跟我玩選舉遊戲
我有自由叫你無法走上議事席……
這是自由的國度
你有自由如火如荼保護你的生態和環境
我有自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偷渡我的核能和載奧辛
……
這是自由的國度
你有自由不妨礙我的自由
我有自由叫你不妨礙我的自由

2-2夏宇（1956）〈考古學〉　1.
龍墮落為一個男人
顯然，是一個男人
胎生
直立行走、小便
長於分析
嗜癢
充滿遠見

極少狎妓
否則必刷牙
洗臉
偶爾冒用軍警票
裝出嚴峻的神氣

群居
偏食
右耳稍大

3.
「我終於相信地心引力了，」
他坐在暗處
戴著眼鏡
毛衣上有樟腦的氣味
因為悲傷
所以驕傲：
「除了輝煌的家世，
　我一無所有。」
除了男人全部的苦難
潰瘍、痔瘡、房地產、
「希臘的光榮羅馬的雄壯」、
核子炸彈
我研究他的脊椎骨
探尋他的下顎
牙床，愛上他
……

2-2江文瑜（1961）

〈男人的乳頭〉
從A罩杯至D罩杯找不著你的尺寸
原來你的只有小寫
躺在鋪上眠床的專櫃裡
abcd
……

3-1席慕蓉（1943）

〈一顆開花的樹〉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吩望

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那顫抖的葉是我等待的熱情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3-1沈花末（1953）〈十四歲〉
在髮尚未長好之前
一陣慌亂先擊傷了你

夕陽藏在教堂之后
一組婉約的音樂撥動你十四歲的
纖細神經
你十四歲的臉頰是伏著牆壁驚顫的蘆葦
風聲循著花草奔來

寒冷的月色
燒亮你的眼神
雪意深深的湧動過來
你十四歲的柔情是一次
溫暖的雪崩

3-2夏宇（1956）

〈Soul〉
死去多年的女人回來與我們相會
我們感覺到但看她不到
聽到她的聲音只是我們
操作屋子裡的一架放映機（總
是在那裡」手搖放映機發出輪軸
滑動的聲音投出一束光（總是
一束光」圈住屋裡另一個角落
在那束光下
於是她出現

像一切鬼魂應該出現的樣子
我們被蠱惑忘了追問那些死後的細節
她完全褪了顏色
像一張黑白電影

我們這些
在黑暗中的人因為意識到自己的彩色
而侷促焦慮
而自言自語

而恍然失憶
對此刻的醒來說
下了一點雨就很
害怕分離
會中斷這雨
雨中溫暖的屋子裡
溫暖的溫暖的溫暖
的屋子裡
總是感到猶豫

3-2陳秀喜（1921）〈棘鎖〉
卅二年前
新郎捧著荊棘（也許他不知）
當作一束鮮花贈我
新娘感恩得變成一棵樹

鮮花是愛的索
荊棘是怨的鐵鍊
我膜拜將來的鬼籍
……
掩飾刺傷的痛楚
不讓他人識破
……
天啊　讓強風吹來
請把我的棘鎖打開
讓我捏造著
一朵美好的寂寞
治療傷口

3-2洪淑苓（1962）

〈腥燥的雪繼續下著—為張富貞、彭宛如、
白曉燕三位女士而寫。彭案至今未破，尤為感慨〉

我還是躲起來
寫美美的詩比較好

那夜我夢見自己的裸體
被春天的響雷鞭打
S型的閃電
奪走我懷中的紙
我正在寫詩
……
我看見黃襯衫
走進綠色的房間
軍士用槍挺進月形的陰影
處女的血為歷史釁鐘

我看見粉紅套裝
走進黃色的汽車
運將用刀在她光滑的頸背暴走
她臥倒在陰陽交界的午夜

然後是白
十七歲的白
被紅色廂型車載走
有人從車中吐出一口檳榔汁
記者錯把頭條貼在影劇版

我開始在秋天的樹林
找尋靈魂的碎片

在黑色的塑膠袋
我看見
在泥灰的草叢
我看見
在污臭的排水溝
我看見　缺了小指的
裸體的自己

我彎下腰去
撿取一枚醬紫色的腳趾
證明我
曾經來過
……
我只剩下父親給的名字
刻在堅硬的
且字型石碑上

腥燥的雪繼續下著
--2000.3.8

3-3席慕蓉（1943）

〈蒙文課--內蒙古篇〉
斯琴是智慧　哈斯是玉
賽痕和高娃都等於美麗
如果我們把女兒叫做
斯琴高娃和哈斯高娃　其實
就一如你家的美慧和美玉

額赫奧仁是國　巴特勒是英雄
所以　你我之間
有些心願幾乎完全相同
我們給男孩取名奧魯絲溫巴特勒
你們也常常喜歡叫他　國雄

鄂慕格尼訥是悲傷　巴雅絲納是欣喜
海日楞是去愛　嘉嫩是去恨
如果你們是有悲有喜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們難道就不是
有歌有淚有渴望也有夢想的靈魂

（當你獨自前來　我們也許
可以成為一生的摯友
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
我們卻必須世代為敵？）
騰格里是蒼天　以赫奧仁是大地
呼德諾得格　專指這高原上的草場
我們先祖獨有的疆域
在這裡人與自然彼此善待　曾經
有上蒼最深的愛是碧綠的生命之海

俄斯塔荷是消滅　蘇諾格呼是毀壞
尼勒布蘇是淚　一切的美好成灰
　（當你獨自前來
　這草原可以是你一生的狂喜
　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
　卻成為草原的夢魘和仇敵？）

陳思嫻

大綱：

1. 未成年的潘：平埔族詩創作前的經驗
2. 遇見潘：平埔族詩創作經驗
3. 只有13行：〈考古13行〉系列詩創作思考

簡介：

陳思嫻，1977年生，台中縣人。回歸線詩社社長，目前就讀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國家台灣文學館《通訊》編輯。曾獲地五屆台中縣文學現代詩獎...等。

〈光陰，耽溺在流動的血泊〉

滴　答
滴答
滴
答
滴
答
滴漏自喉頭
流沙那般的渴
斷續敲著鋁製的水桶邊緣
彷彿木魚游成一片
打薄的金屬
我舀起溫水
在自鳴鐘拖長腳步
散步的午後
一瓢一瓢地澆灌
春天逐漸蓄長的髮絲

頸部沾染歡悅的泡沫
我緊閉著眼
用指腹搓揉你跨出門檻的腳印
以為你該會逆著時間
再走入家門

駝背彎腰
等待已蹲得夠久了
我改變了姿勢，側著頭頸
一瓢一瓢地舀水
耐心地沖去洗髮粉
和窗外的光影打水仗
激起的泡泡

水封鎖在耳膜的門外
除了流動的回音
我沒聽見不遠處的河畔
槍聲作響
子彈正將你的腦門
當作歷史的靶心
啵
一聲
水從耳膜的門外迅速撤退
這就是那龐大的巨響嗎

在那年二月二十八日的那一天
我溺在一整個下午
冒血的光陰
把長髮洗成紅色的河流
河裡有黑色的水草
有你莫名僵硬
被禁令擺動的身體

每年的那一天
我用指腹在頭皮
搓揉你最後
跨出門檻的腳印
越搓越緩慢，越揉越細膩
不讓它凝乾
黏貼傷口的記憶
滴答
滴　答
滴
滴
答
答
.....
三十年了
滴漏自喉頭那思念的渴
還是無法鎖緊
而自鳴鐘老得好快
不能再拖長腳步
陪我到河畔
讓你探視
我未曾褪去
那紅色的長髮了

2002/12

〈考古十三行1〉

昨夜食棄的貝類還挨在塚堆
傳言著海上的風，已抵達淡水河降溫的河口
凱達葛蘭族的獨木舟乘風而過
船身向暮色擺去無語的心事
水紋擴散成光的漣漪
彷彿鳥占時，所捕住最後一聲
再清晰不過的回音……

當月亮拓印了半弧，晃動的漁火和水燈
風迴繞，搜括塚堆裡
腥膩的殘餚，埋怨，留戀的菌絲
我們來不及收拾鐵打的細軟
從鋪滿鐵渣的地道遁逃
風掘出更大的窟窿。命運從地底開始轉向

2003/12/12

〈考古十三行2〉

鐵渣摩擦殘屑的亮光為過去守靈
密室的窗，剝蝕一些些蟲屍和無謂的哀傷

轉向的路口如果還有剩餘的風
也只能將髮絲，編結成
光陰的繩索
跌撞著，摸黑爬往未知的通道

嘴巴塞滿了石礫
到達最大張力的下顎
喊出抵抗厄運，那美好的脣形
而脣形對準時間的風口
像是唱完了一曲喪歌的嗩吶
收拾好鐵片敲敲打打的鼓譟聲響
繼續聆聽地面，金屬鏟子往下挖掘的單音

2003/12/12

〈考古十三行3〉

鏟子漸漸鬆動我們睡眠的地帶
垂直的盾面像土撥鼠那般不回頭地前進
土礫和鐵渣起了齟齬
爭執著，究竟還有誰
能夠捍衛昨日的夢境

陶碗裡的水被雷聲打翻了
蚯蚓挪動乾裂而久殘的身軀
沾濕了我們黑洞般，無神的眼眶

所有鐵打的細軟都剝成星色的鏽蝕
卜夢的蟲，蟻，鳥，獸
趴在陶碗的缺口睡著了
風躡手躡腳地經過草窗
彎月牢牢地勾住夢四周的城垛

2003/12/17

〈老情歌〉
經由DNA的鑑定比對

一隻身具艷后血統的埃及斑蚊
交纏著壁虎
鋪在天花板上的長舌
吸食器傾注血的沸騰
鐘擺對牆，賣力交換
彼此擁吻的深度
光影緘默，時間依舊走回牆角的塵埃
我們早已萎縮的舌根，無力地
癱瘓成一座顫抖的危橋
無從抗衡兩端　青春力學的拉扯
舌苔風化了
許多潤濕了的話語

翻覆，頹圮
誓言沉積在歲月的侵蝕岩壁
報時鳥鑽出岩縫
測試了十五聲午后的肺活量
你微微點頭，瞌睡著還沒醒來
雞毛撢子溫柔地接獲，頭頂以上
一對墜樓的熱戀

玻璃墊上堆坐著豌豆
生嫩的綠絲線裉下任性
你微微點頭，瞌睡著還沒醒來
突跳出太陽穴的青筋
曾經絞斷巨人的粗暴腕力
遺落下來的根莖，永遠地，安靜地
沉睡在雙手環胸　砌築的花園
胸中的祕密逐往年少
日記本裡，一頁泛黃的輕愁
輕愁彷彿夢境打呼的一縷野煙
煙霧斷續消散，手掌的厚繭不再敏銳
情緒的刺痛或者椎心
眼鏡老花了，終究將園裡的雜草
包裝成一束玫瑰幻影
惟獨那不死的根，深深地扎穩
齒牙晃動的七級震央

皮球跳牆，砸碎了池塘
初凝的薄冰
髮梢濺起一季冬雪皚皚
晚餐菜餚裡，白鹽淚鹹的滋味
往後將添加更多了吧
你微微點頭，瞌睡著還沒醒來
藤椅駝背，貼緊脊椎的弧線
膝蓋骨嘎嘎作響，測量風的濕度
唱針刻劃唱盤　那深遂的年輪紋路
一圈挨近一圈漸漸老去的軸心
拐杖舉步敲起蹣跚的節奏
我輕輕哼唱著桌燈罩裡，一首
恆常走音的情歌
然而張口的時候，畢竟是無牙了。
你微微點頭，瞌睡著還沒醒來

2001/7/25傍晚
2002/6/8

〈廣島之戀〉
--致石丸

在座位與座位之間，我們空出一格
讓歷史迴身的位置
你和我，就此
橫隔著一幀老舊圖片--
一群日本軍官以外來的威勢
圍禁一位台灣原住民
扳開扣板機的嘴
強吻原住民頸部的黝黑。
那是至今
最難消褪的吻痕了

我悄悄遮蓋黑白寫真
也許發射自你細長的單眼皮
那視線正無處著落
而我們相互瞥視的餘光
生熱，摩擦出絢爛的蕈狀雲朵
冷空氣中，隱隱擱懸著爆炸聲響

在座位與座位之間，我們空出一格
讓歷史盤腿的位置
彷彿海溝那般深奧的距離
只有洋流才能群體大步跨過

「廣島，妳聽過嗎？」你用生疏的北京話
標示出北國，家鄉恰好飄雪的經緯度
窗外飄進了霧，在鏡面
為歷史打上層層的馬賽克
我點點頭，眼睛隨即空投一陣大雷雨
穿透鏡片，落在你的瞳裡
雨點裂開原子彈的威力
你的鄉愁被淋痛了

「都六十年了，
記得那一年在廣島.....。」
你遠溯記憶，止不住我的瞳
直視的輻射
雖然，我們都害怕
為歷史的馬賽克徹底解碼

「不，什麼都別說了。」
在座位與座位之間，我們空出一格
得以讓歷史　奔竄逃離的位置
為了愛，你在空襲警報的十五秒長音中
竭力地吶喊，向我宣稱
當時，你所抵擋
所投降的，只是美軍滑過廣島
傾斜過度的機翼
而非島國和島國
蓄意擦撞的重大事故

2002/12

〈紀念〉
---記921週年

礫石躺了下來
恐懼應聲倒塌
搜救隊穿過臥房，用擔架抬走靜止的睡眠
記者採訪政客　那瞬息星殞的承諾
家園破碎，拼湊成圍觀人牆的馬賽克背景
哀悼之後，公祭之後
雲梯自稀薄的空氣緩緩降下之後
我們成為秋天，惟一
荒涼的紀念品

牆面的漆色剝落歲月
日曆背部的角質層如此粗糙
抵靠，支撐過多沉重的記憶
風輕輕地擊打紙頁，提醒
隔夜就不再保鮮的日期
眷戀被迫撕去，一張又一張
丟棄我們早已腐臭
且唯恐再度漫延的哭喪
以防如同今年夏天
那來回地滯留在小島的銳利鋒面
挾帶淚水，推下土石
反撲著，怒吼著的重重索討

孤立蛀蝕孤立
傷口畢竟已經潰爛了兩年
身體再反覆翻過數天的睡與醒之間，日子尚未褥瘡
又要與熟悉的秋天熟悉的荒涼打照面了
然而今夜，我們多災難的小島
再次被鋒面狠狠割裂
島嶼腰圍的警戒線將被滅頂
八級風或者捉狂地撲來，擄掠一陣
救災的最新哆嗦。
當洪水退去，當雲散天晴
當小島紀念著小島的死傷
當傷口與傷口的紅藥水同樣消毒在一張日曆紙上
經驗惡質估計，那場無雨無風
曾經驚動了地與天的慘叫
深深地，埋葬在兩年前遙遠的夜裡
難再被震央以外的輕微擦傷
治療，診斷，追蹤無止盡的病歷
地震光短暫地輻射了當時　鋼筋的每一處骨折
挖土機無反顧地前進，再前進
用力撕扯了存證的X光底片
彷彿盜墓者掘取永恆的鋸齒雙手

災變肆虐過後
旗幟將如溫度計，在期限的氣溫裡
彈性地升降
半旗懸空了，政客慣常戴上悲傷的假面

今天之前的過去依稀低溫，寒冷
恰如其分象徵著紀念

〈吉貝耍之血〉

部落的夕曛，依稀暈染了木棉花瓣
那寂寞的花身一片一片地
剝落自天空，磅礴的淚水

西拉雅族的老者吐潑一抹赭紅的檳榔汁液
在咕噥了大半輩子的古調尾聲
用漢語，翻譯出木棉花的心事--
祖靈說，只有扶著部落
這唯一的行道樹繼續行走
才能聞得到百年前
蕭壟社四溢的酒香與鄉愁。

2003/04/15
(註)
「吉貝耍」部落位於台南縣東山鄉，
「吉貝耍」是東河村的古地名，平埔族語為「木棉花」之意,
「吉貝耍」平埔族後裔屬於西拉雅族蕭壟社群之一。
--2003/05/02刊載於〈聯合副刊〉

〈檳榔物語〉

1.
遠處，檳榔一顆顆
從高高的樹身落下
擊打鼓般的地面，叮叮咚咚……

此時，我們該是從午寐轉醒了吧
該是捧著手心
承接干欄屋外的雷陣雨水
以及檳榔落地的聲響
清洗夢境，烘托的睡意

2.
一頭梅花鹿從脖頸深處
被番刀橫切的不規則裂縫
滴漏著時間的血水
牠隱約奔越林地，逃脫我們野性的視線
那腥味，混雜了雨後
部落裡泥濘的光與影

樹上的檳榔幾乎都被陣雨
摘落掉了
泥濘的光影裡
只剩下檳榔粗硬的纖維
腐敗過後，濃郁的氣味

3.
在那一艘艘艋舺舯，運載文明的風潮來襲之前
我們的腳掌仍交錯著繭的經緯
肩並肩的夜晚
檳榔像是綠色的星子
散佈在經緯縱橫的座標上

沒有燈的光害
除了互視的眸與晶亮的螢火。
我們和檳榔構成一幅南島的星圖

4.
背帶裡，最後一把箭矢
引你以英勇的姿態
射成部落夜空中，永恆的獵戶星座
而我們竟遍尋不著箭矢，發落的方向
是射向最後一頭梅花鹿嗎？

那最後一頭梅花鹿啊
牠身穿的那最後一張鹿皮
已捻成了細線
圈繞著牠奔馳的林地
圈繞著檳榔樹曾經把守
我們幽會的秘密基地

5.
一艘艘艋舺舯搖晃著，每天
從太陽和月亮值班的時刻
搖晃著，蜿蜒在部落的水道裡外

紅嘴巴的女巫
害怕牙縫就此疏漏了檳榔的嚼勁
以塵封的咒語向祖靈哭訴
向肩披辮子的外來客咆哮

6.
我們在顴骨之處
塗上檳榔汁液
徒留一張畫押的鄉愁
這是最終，最徹底地實行
以物易物的部落制度

--2003年第五屆台中縣文學獎現代詩獎

〈魔法阿嬤〉
--記平埔族女巫

部落的蜘蛛網
她的假眼睛

嚼過又嚼過的檳榔汁液
她頰上的米彩妝顏

祖靈喝剩的酒
她潑成回家的小路

星光潔白而黏膩
她鼓漲著乳房，流出

獵人撿到一顆頭顱
她主持秋收時的圓月

蟾蜍背上的嶙峋
她醃成貪吃者的酸梅

一朵白雲，編織
祭典上，她披身的輕紗

一枚雷，釀造
她傳聲給祖靈的音量

母親胯下紅色的長河
她終生獻祭的血

部落的林與地
她貞節的身體